一家四代，演绎军营红色故事

■卢亚其 杨 磊

雨后初霁，阳光分外灿烂。

刚刚执行完重大活动安保任务的武警烟台支队执勤三大队教导员孙小康，休假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儿子，去看望父母和姥姥姥爷。

客厅内，一家人四代同堂，有说有笑，气氛很是温馨。

“小康，我看你又黑了，最近任务是不是很重？”86岁高龄的姥姥任佩清身子骨依然硬朗。作为一名1948年入伍的老兵，她最关心的就是外孙在部队的成长。

“姥姥，我们累是累，但比起你们那时候上战场，还差得多。”说着，孙小康给姥姥沏上了她最爱喝的龙井茶。

这是一个光荣的红色之家，从太姥爷任克顺起，一家四代都是党员，也都是军人。发生在这一家人身上的红色故事，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还有现在的新时代。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聊聊“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最让大家开心的事。孙小康还给这种特殊的团聚起了一个名字——“红色家庭会”。

到如今，孙小康早就算不清，“红色家庭会”到底开了多少次，自己到底听了多少个故事。但那一个又一个故事，早已积淀成他们家特有的精神图谱。

这张精神图谱的底色是由太姥爷任克顺打下的。在姥姥任佩清的记忆里，小时候经常见不到自己的父亲，直到13岁时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中共莱西地区地下党员。日伪时期，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悬赏告示，用高价买任克顺的人头。有几次，任克顺和其他地下党员碰头开会，都是任佩清坐在门口站岗放哨。

正是在父亲任克顺的影响下，任佩清16岁就参军入伍。离家前，任克顺只对她说了一句话：“干出个样子来，别给军人之家丢人！战场上只有不怕死才不容易死！”入伍后，任佩清进入了白求恩医学院学习，随后被分到了后方医院，以护士的身份先后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后来还第一批参加了抗美援朝。

“红色家庭会”让孙小康一家的红色血脉代代传承。 杨 磊摄

“1950年10月，我们以西南军区医疗队的名义，摸黑进入朝鲜，直到1952年才回国。”每当讲起抗美援朝时期的故事，任佩清总是显得有些激动，“当时，谁还顾得上害怕呀！身负重伤的战士一批批运过来，我们就立即抢救，有的胳膊被炸掉了，有的身上中弹了，到处都是血淋淋的。可当时就觉得当兵特光荣，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大家团结一心，工作起来很有劲儿！”

1955年任佩清夫妇有了第一个女儿，取名袁志军。她的想法正如当年自己的父亲一样，把女儿也送到部队去。脾气秉性随了母亲、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袁志军果真没让任佩清失望，成为解放军107医院的一名军医。

2003年，全国爆发非典疫情。一有上“战场”机会就兴奋的袁志军头一个报名参加赴京医疗队，与战友们连夜奔赴北京小汤山。她清楚记得，抵达时，医院还在建设中，病房里除了病床和电视外，其他仪器一无所有。作为医疗队的领队，袁志军带领战友用3天时间将全部药品、器材、营具、被服搬进了病房，之后便一直忙着收治病人、隔离防护、调运药品……

“当时，见到过太多生死离别的场景，有病人离去的无奈，有亲人去世不能相送的遗憾，有新生命降临的希望，但更多的是病人康复出院的喜悦。”袁志军在小汤山一待就是两个月，直到非典疫情结束，才返回原单位。

上一代人的故事，就是下一代人的精神力量。生在部队大院、听着战斗故事长大的孙小康身上，早就被打上了军人的烙印。1999年12月，孙小康光荣入伍。临行前，母亲给他的嘱托，正如当年太姥爷送给姥姥的那句话：“干出个样子来，别给军人之家丢人！”

或许继承了姥姥、母亲敢上战场的“红色基因”，孙小康从军校毕业后，一次次面对实战考验，真有一股不怕死的劲儿。最危险的那次还数三昼夜鏖战山林大火。

2014年3月14日，驻地突发山林大火，过火面积近千亩，情况十分紧急。按照支队命令，孙小康带领30名战士负责一处主峰的山火扑救任务。

山势陡峭，风向不定，火势越蔓越大，孙小康判定情况后，立即组织官兵紧急打隔离带。在背对山脊线进行扑救作业时，他突然感觉脖颈后被一股热浪吹袭，火光瞬间映红天际，经验告知他，火势转向，必须紧急撤离。

当孙小康组织官兵刚刚撤离到安全区域时，回头望了下刚才的作业区域，已经完全被山火覆盖。待火势稳定后，他带领大家顶着呛鼻的浓烟，再次冲向任务区域。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鏖战，最终降服了火魔。但孙小康和他的战友们，有的脸被灼伤，有的手上和腿上都被划伤，留下了一块块特殊的“军功章”。

太阳越升越高，窗外的阳光更加灿烂。客厅内团聚的一家人，谈笑风生，继续享受着幸福时光。孙小康想，从太姥爷到自己，一家四代军人、党员，虽然任务各不相同，但精神传承没有变，总有一天，这抹红色要由自己的儿子孙义斌来继续晕染。

别看小义斌才7岁，“红色家庭会”可参加了三四年了。津津有味地听着大人们讲部队的故事，他的眼睛里总是闪动着小星星。“太姥姥，我长大了也要当兵，到时候，我也要给你们讲讲我的故事。”小义斌冷不丁抛出的这句话，让任佩清满是惊喜。她伸过手，无限怜爱地抚摸着重孙饱满的额头，说：“好啊，斌斌。等你长大当了兵，到时候咱们家就是五代军人了！”小义斌回答：“记住啦！干出个样子，不给军人之家丢脸！”

看着一家人抚掌开怀的样子，孙小康心想：“看来，咱家的红色家庭会又要开一辈儿啦！”

传家风 立家训

家 人

“硬汉”老顾

■顾书豪 口述 孙 鑫 整理

见第一面就知道，老顾这个兵当得有些年份了：精悍的身子顶一个方正的脑袋，圆鼓鼓的眼睛杀气十足，大嘴一张，铿锵的嗓音自带“杀伤”。若要用文字来形容老顾，早在上学时期我就在作文中写过——

“开过坦克扛过钢枪，上过高原到过边疆，打仗抢险出生入死，浑身上下硬气邦邦！”

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硬汉”老爸》。

老顾的“硬”，硬在骨子里。’98抗洪抢险，老顾手臂被划开一道十多厘米长的口子，鲜血不住地往外冒。他大手一抬，扯来一条纱布往伤口缠几圈，手口并用打了个死结，就算包扎完毕了。带伤继续战斗的老顾，后来差点没因伤口感染晕倒在大堤上。2008年抗冰救灾，老顾在高速路上疏导交通，严寒穿透军大衣，直钻进骨子里。他扯着嗓子在公路上来回指挥，双腿冻得失去知觉……

老顾的“硬”，硬在巴掌上。老子的巴掌硬不硬，儿子最有发言权！记得有一回在学校跟同学“开战”，身强体壮的我却意外地“铩羽而归”。打架的原因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老顾瞪圆了眼睛，一巴掌擦着我的鼻尖砸在书桌上，桌面居然裂了纹！后知后觉，我才明白老顾发火的原因——打架违纪，不像话；战败而归，太丢人！

老顾的“硬”，硬在言语中。都说父爱如山，深沉而含蓄，而老顾这座“山”，堪称山中的珠穆朗玛峰！我在军校参加比武第一次获了奖，放假时兴致勃勃地把证书带回家。老顾捧着那张薄薄的铜版纸，目光在上面来来回回扫了好几遍，然后抬起眼睛看我，说：“嗯，有点兵样了！”这一句“避重就轻”的肯定，已经算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可渐渐地，我发现硬汉也有“软”的时候。

那时，我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海防部队。眼看着年终考核即将到来，我却患上恙虫病，发起高烧。正当我卧病在床自叹出师不利之时，神通广大的老顾不知从哪收到“风”，竟不失时机地打来了电话：“儿子，困难再大也不能认怂，我相信你能克服！”

不知道为什么，有了老顾的信任，我很踏实，心里暗自鼓劲：“爸爸是顶天立地的军人，我也不能孬！”

最终，我没给老顾丢人，熬过了病痛的折磨，也顺利参加了年终考核。

后来，我曾与老顾聊起那个“雪中送炭”的电话——

“你咋知道我病了？”

“你们连长是我带的兵，你小子一顿吃几碗饭我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听到这话，我的心头一颤，原来，老顾也不过是时刻牵挂远方儿子的平常老爸！

那天，金黄色的夕阳将我俩的影子拉得很长，老顾的身形已经略显佝偻，而他身旁的我，已经长成了一个硬汉！

扫码阅读更精彩

家庭秀

迷彩服那么厚，叔叔们热不热？大背包那么重，叔叔们累不累？

爸爸告诉我，这叫五公里越野。叔叔们一圈圈地跑，能练成精兵和好汉。

我还不大懂，啥叫越野。但我知道，爸爸就和叔叔们一样，长大了，我也要成为他们的模样。

定格 6月的桂中腹地，烈日炎炎，第75集团军某合成旅官兵的训练热情依旧火热。操场上，小军娃被叔叔们苦练精兵的身影所吸引。一种军人情结，悄然种在了那片稚嫩的心田。

■ 胡 波/文 饶希望/图

对不起父亲，我偷看了您的信

■刘雪玥 口述 粟森阳 整理

“我们这个家族没有太大的荣耀，只有为国家尽点力的愿望。由此，我想和你，我亲爱的女儿一起，把各自宝贵的年华付给戍边事业，也算尽了责任……”

那年寒假回家的第二天清晨，我拒绝了父亲要带我出操的命令，心想，安排我20年了，还不够么？好不容易放个假，什么时候起床我自己做主！可在部队养成的生物钟，早已让我睡意全无，起身想到窗边看看一年未见的风景。然而，拉开窗帘，6点半的乌鲁木齐天空尚是一片漆黑。

我百无聊赖地走进书房，鬼使神差地拉开抽屉，突然瞥见一封信。那是一封父亲写给我而未发出的信！一阵好奇涌上心头，这个老顽固怎么会写信给我？他能在信里写些什么呢？没想到，就是这次“偷窥”，让我终于读懂了父亲。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我生命的起点就开始缺席。自打记事起，我就知道，我讨厌我的父亲。

逢年过节，小伙伴们都要去逛商场买新衣服，到游乐场开碰碰车，可我却被母亲牵着，一路颠簸到伊犁的军营里看父亲。没有旋转木马，还要挤上慢悠悠的老牛车；没有棉花糖，只有戈壁滩上刀割一样的风和沙。我想看动画片，可是有线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电视上满屏的“雪花”；我想和小朋友做游戏，可是这里没有同龄人，父亲带我去听班务会，听战士们聊天说话。

“不待了！不待了！”我大吵大闹着要回家，可母亲却说：“爸爸在的地方就是咱们的家。”我大声喊着：“不对！我的家在乌鲁木齐！”那一刻，这个被兵抛起来时笑得自在又张狂的男人，难过又无助。

父亲从服务社一袋一袋地给我买回零食，变着法儿讨我开心。他说要给我扎最漂亮的羊角辫，可是擦枪越障的手掌力大得出奇，弄得我生疼不说，好半天折腾也只剩下一头的凌乱和我的哭哭啼啼。我每天都气鼓鼓地闹着要走，跨越千里的团聚对我却是煎熬。分别时，母亲眼里噙着泪，我却开心地喊着“回家咯”，阴沉的天色包裹着母亲强忍的难堪。

上小学时的一次寒假，母亲照例收拾行李，要带我去军营过年。我一直捣着乱，把刚刚在箱子里放好的衣服抖了一床：“我不想去看爸爸。”母亲见哄我没用，伤心地说：“难道要爸爸一个人过年么？”我张口就说：“让他和他的兵过去！”那是母亲唯一一次打我。

或许因缺失的陪伴，幼年时父亲对我还尚且温情，可当我逐渐长大，对人生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并付诸行动终要收获之时，等来的却是他专横粗暴的干涉。

高考结束填报志愿，那个从来缺席家长会的父亲，却像一阵风一样冲回了家。他什么都没有问我，就在报名表上独独填写了一所军校。我很认真地说：“我比一本线高了100多分，我可以有很多选择。”他不由我争辩，只下命令：“我们只填这一个。”我怒不可遏：“当兵是你的愿望，不是我的！”“可你是军人的女儿！”那一整个暑假，我与父亲都在打冷战。

开学报到的那一天，我们一家在校门口分别。军校大门外的哨兵抬起手拦住他们俩的那一刻，母亲一下子哭了，让我没想到的是，父亲的眼里竟也有泪水在打转。那一瞬间，我从一团模糊中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着急忙慌地跑到服务社给我买零食、只为了哄我开心的男人。一个从军近三十载的老兵竟然在一年的红牌哨兵面前显得脆弱又无助，父亲的确是老了。只是我的心里还填满了无奈和错愕，你让我来的啊，你哭什么？

军旅四年，日出晨练星起守哨，我多少有些体会到父亲对军营的感情，可是横亘在父女之间十几年的沟壑怎能轻易填平？

于是，我看到了这封信。皱皱巴巴的纸张不似父亲的利落干净，满篇都是洇湿的痕迹。他这样写道：“或许多年后你依旧会埋怨我，也或许会因为懂得了责任而感谢我，但我们都知道，既然迈出了生活的步子，就不得不跟着向前走……如今，你正在一天天懂得军装和荣誉的意义，正合了边塞上那一抹绿意。正是这些青春的轮回，才能使得这岁月更具安详醇香的味道。账就是这么算的，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去算，这才能构成一个大国防。我们这个家族没有太大的荣耀，只有为国家尽点力的愿望。由此，我想和你，我亲爱的女儿一起，把各自宝贵的年华付给戍边事业，也算尽了责任……”

读罢，我早已泪流满面。我知道，自己与父亲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拿起笔，接着父亲的话写：“作为一个军人的女儿，作为一名军人，我始终觉得大步走的时候，身后追着的是你的影子。钢枪的重量，军装的含义，笔落之时，重如千钧。爸爸，对不起，我偷看了您的信。爸爸，对不起，女儿爱您。”

家 书

军嫂空间

失联

聚少离多的军人家庭生活中，一个电话聊家常、一段视频报平安，成了兵哥军嫂们维系情感最通常的方式。而即便如此，由于军人身份和任务的特殊性，“失联”仍是军属们经常会面临的煎熬和考验。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槽点和泪点？话题刚抛到“军嫂空间”，嫂子们马上就“炸开了锅”……

毛毛雨：姐妹们，我和老公失恋了。呃，不对，是“失联”了。这都一个星期了，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不回。该不会出啥事了吧？难不成，他不爱我了？

大东GIRL：一看你就“涉世未深”！记得我家兵哥还在上军校的时候，我们刚认识他就“失联”了。正当我纠结他是不是有了新欢时，兵哥打来电话，说手机被学员队干部没收了，还给我讲了许多关于“那些年在部队藏手机”的故事。不过，后来部队规范了智能手机使用，我们就没有“失联”过了。

小燕子：记得有一次，他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我怎么打他电话，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不在服务区”！我就想不通了，都快5G时代了，还有哪不是服务区呀？后来才知道，他们千里机动去雪域高原参加演习。原来，那些“非服务区”都是兵哥哥们用生命在守卫的防区！

花月：理解归理解，但有时候还是对他的“失联”挺恼火的。我家这边公办幼儿园入学名额非常紧张，幼儿园报名的时候，别人家都是孩子他爸通宵达旦地排队，可我家就只有我一个大人，带着孩子在幼儿园门口等了一晚上。孩子他爸一直不接电话，我连个倒苦水的人都没有。

瑛子：谁说不是呢？去年冬天，我儿子大半夜发高烧，我急着给他打电话，可连拨了十几次，都没有人接听。原本我也是怒火中烧，可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有一个藏族孩子发高烧，身为军医的老公赶着出诊去了。藏区医疗条件差，孩子一耽搁可能连命都保不住。我知道，“失联”对我而言只是少了几句安慰，可对藏区人民而言，可是多了几分生命的希望！

寻水的鱼：“失联”经历得多了，也就有经验了。据我总结，老公每天总有几个特定时间段“在位率”较高，比如晚饭后、新闻联播前、晚点名过后……但具体时间也是因单位而异。只要get到他们日常生活的大致规律就可以啦，既是一种关心，又能减少“失联”，一举两得！

（吴 永、陈振宇整理）